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第十六回 紫衣女慇懃問字 白髮翁傲慢談文

話說唐敖聞多九公之言，不覺喜道：「小弟向聞海外有個毗騫國，其人皆壽享長年。並聞其國有前盤古所存舊案。我們何不上去瞻仰瞻仰？」多、林二人點頭稱善。於是收口登岸，步入城中。只見其人生得面長三尺，頸長三尺，身長三尺，頗覺異樣。林之洋道：「他這頸項生得恁長，若到天朝，要教俺們家鄉裁縫作領子，還沒三尺長的好領樣兒哩。」登時訪到前盤古存案處，見了掌管官吏，說明來意。那官吏聞是天朝上邦來的，怎敢怠慢，當即請進獻茶，取鑰匙開了鐵櫃。唐敖伸手取了一本，面上籤子寫著「第一弓」。林之洋道：「原來盤古舊案都是論弓的。」那官吏聽了，不覺笑了一笑。唐敖忙遮飾道：「原來舅兄今日未戴眼鏡，未將此字看明。這是『卷』字並非『弓』字。」用手展開，只見上面圈圈點點，盡是古篆，並無一字可識。多九公也翻了幾本，皆是如此。三人只得道了攪擾，掃興而回。林之洋道：「他書上盡是圈子，大約前盤古所做之事總不能跳出這個圈子，所以篇篇都是這樣。這叫作『惟有圈中人，才知圈中意』。俺們怎能猜這啞謎！」登時上船。

又走兩日。這日唐敖正同婉如談論詩賦，忽聽船頭放了一槍，只當遇見賊盜，嚇的驚疑不止，連忙攜了林之洋出艙。——原來那些人魚，自從放入海內，無論船隻或走或住，他總緊緊相隨。眾水手看見，因用鳥槍打傷一個。唐敖道：「前因此魚身形類人，鳴聲甚慘，所以買來放生。今反傷他，前日那件好事，豈非白做麼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他跟船後礙你甚事，這樣恨他？」唐敖道：「或者此魚稍通靈性，因念救命之恩，心中感激，戀戀不舍，也未可知。你們何苦傷他性命！」眾水手正要放第二槍，因聞唐敖之言，甚覺近理，這才住手。

二人來至船後，與多九公閑談。唐敖道：「前在東口，舅兄曾言過了君子、大人二國，就是黑齒，為何此時還不見到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林兄只記得黑齒離君子國甚近，誰知那是旱路，並非水路。前面過了無腎，再過深目，才是黑齒交界哩。」唐敖道：「這個無腎，大約就是無繼國。小弟聞彼國之人，從不生育，並無子嗣。可有其事？」多九公道：「老夫也聞此話。又因他們並無男女之分，甚覺不解。當日到彼，也曾上去看過，果然無男無女，光景都差不多。」唐敖道：「既無男女，何能生育？既无生育，這些國人一經死後，豈不人漸漸少了？自古至今，其人仍舊不絕，這是何故？」多九公道：「彼國雖不生育，那知死後其屍不朽，過了一百二〇年，仍舊活轉。古人所謂『百年還化為人』，就是指此而言。所以彼國之人，活了又死，死了又活，從不見少。他們雖知死後還能重生，素於名利心腸倒是雪淡。他因人生在世終有一死，縱讓爭名奪利，富貴極頂，及至『無常』一到，如同一夢，全化烏有。雖說死後還能復生，但經百餘年之久，時遷世變，物改人非，今昔情形，又迥不同，一經活轉，另是一番世界，少不得又要在那名利場中努力一番。及至略略有點意思，不知不覺，卻又年已古稀，冥官又來相邀。細細想去，仍是一場春夢。因此他們國中凡人有人死了叫作『睡覺』，那活在世上的叫作『做夢』。他把生死看的透徹，名利之心也就淡了。至於強求妄為，更是未有之事。」林之洋道：「若是這樣，俺們竟是癡人！他們死後還能活轉，倒把名利看破；俺們死後並無一毫指望，為甚倒去極力巴結？若教無腎國看見，豈不被他恥笑麼？」唐敖道：「舅兄既怕恥笑，何不將那名利之心略為冷淡呢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俺也曉得，為人在世，就如做夢，那名利二字，原是假的，平時聽人談論，也就冷淡。無奈到了爭名奪利關頭，心裡不由就覺發迷，倒像自己永世不死，一味朝前奔命，將來到了昏迷時，怎能有人當頭一棒，指破迷團？或者那位提俺一聲，也就把俺驚醒。」多九公道：「尊駕如到昏迷時，老夫雖可提你一聲，恐老兄聽了，不但並不醒悟，反要責備老夫是個癡人哩。」唐敖道：「九公此話卻也不錯。世上名利場中，原是一座『迷魂陣』，此人正在陣中吐氣揚眉，洋洋得意，哪個還能把他拗得過！看來不到睡覺，他也不休。一經把眼閉了，這才曉得從前各事都是枉用心機，不過做了一場春夢。人若識透此義，那爭名奪利之心固然一時不能打斷，倘諸事略為看破，退後一步，忍耐三分，也就免了許多煩惱，少了無限風波。如此行去，不獨算得處世良方，亦是一生快活不盡的秘訣。就讓無腎國看見，也可對得住了。小弟向聞無腎國歷來以土為食，不知何故？」多九公道：「彼處不產五穀，雖有果木，亦都不食，惟喜以土代糧。大約性之所近，向來吃慣，也不為怪。」林之洋道：「幸虧無腸國那些富家不知土可當飯，他若曉得，只怕連地皮都要刮盡哩。」

無腎過去，到了深目國。其人面上無目，高高舉著一手，手上生出一隻大眼，如朝上看，手掌朝天；如朝下看，手掌朝地；任憑左右前後，極其靈便。林之洋道：「幸虧眼生手上，若嘴生手上，吃東西時，隨你會搶也搶他不過。不知深目國眼睛可有近視？若將眼鏡戴在手上，倒也好看。請問九公，他們把眼生在手上，是甚緣故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據老夫看來，大約他因近來人心不測，非上古可比，正面看人，竟難捉摸，所以把眼生手上，取其四路八方都可察看，易於防範，就如『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』，無非小心謹慎之意。」唐敖道：「古人書上雖有『眼生手掌』之說，卻未言其所以然之故。今聽九公這番妙論，真可補得古書之不足。」

這日到了黑齒國。其人不但通身如墨，連牙齒也是黑的，再映著一點朱唇，兩道紅眉，一身紅衣，更覺其黑無比。唐敖因他黑的過甚，面貌想必醜陋，奈相離過遠，看不明白，因約多九公要去走走。林之洋見他們要去遊玩，自己攜了許多脂粉，先賣貨去了。唐、多二人隨後也就登岸。唐敖道：「他們形狀如此，不知其國風俗是何光景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地水路離君子國雖遠，旱路卻是緊鄰，大約其國風俗還不過於草野。老夫屢過此地，因他生的面貌可憎，想來語言也就無味，因此從未上來。今蒙唐兄攜帶，卻是初次瞻仰。大約我們不過借此上來舒筋舒骨，要想有甚可觀可談之處，只怕未必。唐兄只看其人，其餘就可想見。」唐敖連連點頭。

不知不覺進了城。作買作賣，倒也熱鬧。語言也還易懂。市中也有婦女行走，男女卻不混雜，因市中有條大街，行路時，男人俱由右邊行走，婦人都向左邊行走，雖係一條街，其中大有分別。唐敖起初不知，誤向左邊走去，只聽右邊有人招呼道：「二位貴客，請向這邊走來。」二人連忙走過。細細打聽，才知那邊是婦人所行之路。唐敖笑道：「我倒看不出，他們生的雖黑，於男女禮節倒分的明白。九公，你看，他們來來往往，男女並不交言，都是目不邪視，俯首而行。不意此地竟能如此，可見君子國風氣感化也不為不遠了。」多九公道：「前在君子國，那吳氏弟兄曾言他們國中世俗人文，莫非天朝文章教化所致；今黑齒國又是君子國教化所感。以本本水源而論，究竟我們天朝要算萬邦根本了。」

談論間，迎面到了〇字路口，旁有一條小巷。二人信步進了小巷，走了幾步，只見有一家門首貼著一張紅紙，寫著「女學塾」三個大字。唐敖因立住道：「九公你看，此地既有女學塾，自然男子也會讀書了。不知他們女子所讀何書？」只見門內走出一個龍鍾老者，把唐、多二人看了一看，見衣服面貌不同，知是異鄉來的，因拱手道：「二位貴客，想由鄰邦至此，苦不嫌草野，何不請進獻茶？」唐敖正要問問風俗，聽了此話，忙拱手道：「初次識荆，就來打攪，未免造次。」於是拉了多九公，一同進去。三人重複行禮。裡面有兩個女學生，都有〇四五歲，一個穿著紅衫，一個穿著紫衫；面貌雖黑，但彎彎兩道朱眉，盈盈一雙秀目，再襯著萬縷青絲，櫻桃小口，底下露著三寸金蓮，倒也不俗。都上來拜了一拜，仍就歸位。唐、多二人還禮。老者讓坐，女學生獻茶。彼此請問姓氏。誰知這個老者兩耳甚聾，大家費了無限氣力，才把姓名來歷略略說明。

原來此人姓盧，乃本地有名老秀才，為人忠厚，教讀有方。他聞唐、多二人都是身在龔門，兼係天朝人，不覺躬身道：「小子素聞天朝為萬國之首，乃聖人之邦，人品學問，莫不出類超群。鄙人雖久懷欽仰，無如唔教無由。今日幸遇，足慰生平景慕。第草野無知，兼且重聽，今以草舍冒昧屈駕，未免簡褻，尚求海涵。」唐敖連道：「豈敢！……」因大聲問道：「小弟向聞貴處乃文盛之邦，老丈想已高發多年，如今退歸林下了？」老者道：「敝處向遵天朝之例，也以詩賦取士。小子幼而失學，兼之質性魯鈍，雖屢次觀光，奈學問淺薄，至今年已八旬，仍是一領青衫。數年來無志功名，學業已廢。年老衰殘，肩不能擔，手不能提，無以餬口，惟有課讀幾個女學生，以舌耕為業。至敝鄉考試，歷來雖無女科，向有舊例，每到〇餘年，國母即有觀風盛典；凡有能文處

女，俱准赴試，以文之優劣，定以等第，或賜才女匾額，或賜冠帶榮身，或封其父母，或榮及翁姑，乃吾鄉勝事。因此，凡生女之家，到了四五歲，無論貧富，莫不送塾讀書，以備赴試。」因指紫衣女子道：「這是小女，那穿紅衫的姓黎，是敝門生。現在國母已定明春觀風，前者小女同敝門生赴學政考試，幸而都取三等之末，明歲得與觀風盛典，尚有幾希之望，所以此時都在此趕緊用功。不瞞二位大賢說，這叫作『臨時抱佛腳』，也是我們讀書人通病，何況他們孤陋寡聞的幼女哩。」因向兩女子道：「今日難得二位大賢到此，你們平日所讀書內如有甚麼不明之處，何不請教？廣廣識見，豈不是好！」

多九公道：「不知二位才女可有見教？老夫於學問一道，雖未□分精通，至於眼前文義，粗枝大葉，也還略知一二。」紫衣女子聽了，因欠身道：「婢子向聞天朝為人文淵藪，人才之廣，自古皆然。大賢世居大邦，見多識廣，而且榮列膠庠，自然才貫二酉，學富五車了。婢子僻處海隅，賦性既鈍，兼少見聞，於先聖先賢經書之旨，每每未能窺尋其端。蘊疑既久，問字無由。今欲上質高賢，又恐語涉淺陋，未免『以莛叩鐘』，自覺唐突，何敢冒昧請教！」多九公付道：「據這女子言談倒也不俗，看來書是讀過幾年的。可惜是個幼年女流，不知可有一二可談之處。如稍通文墨，今同外國黑女談談，倒也是段佳話。必須用話引他一引，只要略略懂得文墨，就可慢慢談了。」因說道：「才女請坐，休得過謙。老夫雖忝列膠庠，素日餬口四方，未能博覽，惟幼年所讀經書，尚能略知一二，其餘荒疏日久，已同隔世。才女有何下問，請道其詳。倘有所知，無不盡言。」唐敖道：「我們都是拋了書本，荒疏多年，誠恐下問，見識不到，尚望指教。」多九公聽見「指教」二字，鼻中不覺哼了一聲，口雖不言，心中付道：「他們不過海外幼女，腹中學問可想而知，唐兄何必如此過謙，未免把他看的過高了。」

只見紫衣女子又立起道：「婢子聞得讀書莫難於識字，識字莫難於辨音。若音不辨，則義不明。即如經書所載『敦』字，其音不一。某書應讀某音，敝處未得高明指教，往往讀錯，以致後學無所適從。大賢旁搜博覽，自知其詳了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才女請坐。按這『敦』字在灰韻應當讀堆。《毛詩》所謂『敦彼獨宿』；元韻音惇，《易經》『敦臨吉』；又元韻音豚，《漢書》『敦煌，郡名』；寒韻音團，《毛詩》『敦彼行葦』；蕭韻音雕，《毛詩》『敦弓既堅』；軫韻者准，《周禮》『內宰出其度量敦制』；阮韻音遁，《左傳》『謂之渾敦』；隊韻音對，《儀禮》『黍稷四敦』；願韻音頓，《爾雅》『太歲在子曰困敦』；號韻音導，《周禮》所謂『每敦一幾』。除此□音之外，不獨經傳未有他音，就是別的書上也就少了。幸而才女請教老夫，若問別人，只怕連一半還記不得哩。」紫衣女子道：「婢子向聞這個『敦』字倒像還有吞音、儻音之類。今大賢言□音之外，並無別音，大約各處方音不同，所以有多寡之異了。」多九公聽見還有幾音。因剛才話已說滿，不好細問，只得說道：「這些文字小事，每每一字數音甚多，老夫那裡還去記他。況記幾個冷字，也算不得學問。這都是小孩子的功課。若過於講究，未免反覺其醜。可惜你們都是好好質地，未經明人指教，把工夫都錯用了。」紫衣女子聽罷，又說出一段話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